

## 玉皇大帝信仰源流考略

呂宗力\*

**摘要** 大一統的人間社會，才會造就大一統的神的世界；至尊無上的天帝不過是人間專制帝王投射到天上的影子。自殷一統華夏，建立普世王權，其王室尊為最高神的祖先神“帝”（“上帝”），就成為普世神權的中心。但隨着社會政治的變遷，天帝不得不也逐步抽象化、符號化，與原始性質相脫離。東漢以後，土生土長的道教與自西方傳入的佛教影響逐漸擴大，儘管較原始的“天帝”仍然被列入歷代皇朝的祭祀大典，但民間信仰卻越來越廣泛地吸納着道、佛兩教的神祇體系，另闢蹊徑，發展出“天公”“天翁”等草莽味十足的天帝信仰。至宋代，由於朝廷和道教群體的共同推動，道教諸神中的玉皇上帝，由於與人間現實的帝王形象相吻合，符合一般民眾對天帝的想像和期待，便成為中國民間影響最大的至尊天帝。

**關鍵詞** 昊天上帝；太一；玉皇；天公；宋太宗；宋真宗

一般說來，大一統的人間社會，才會造就大一統的神的世界；至尊無上的天帝不過是人間專制帝王投射到天上的影子。自殷一統華夏，建立普世王權，其王室尊為最高神的祖先神“帝”（“上帝”），就成為普世神權的中心。但隨着社會政治的變遷，例如王權的更迭易手，天帝不得不也逐步抽象化、符號化，與原始性質相脫離，例如歷代信仰之“天”（“天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脫胎於星象崇拜的太一、天皇大帝、五方感生帝等。及至東漢以後，土生土長的道教與自西方傳入的佛教影響逐漸擴大，儘管較原始的“天帝”仍然被列入歷代皇朝的祭祀大典，但民間信仰卻越來越廣泛地吸納着道、佛兩教的神祇體系，對傳統的“天帝”偶像表示了明顯的淡漠。甚至另闢蹊徑，發展出“天公”“天翁”等草莽味十足的天帝信仰。至宋代，由於朝廷和道教群體的共同推動，道教諸神中的玉皇上帝（俗稱玉皇大帝）閃亮登場。由於玉皇上帝這一神學形象不僅繼承了傳統信仰的內容，而且與人間現實的

帝王形象相吻合，道教徒們便以它為核心，設計了一個與中國封建皇朝結構相仿的神的世界體系。這樣的形象和體系，恰好符合一般民眾對天帝的想像和期待。從此以後，玉皇上帝就成為了中國民間影響最大的至尊天帝。

### 一、殷、周、春秋戰國信仰中的帝和上帝

在信仰萬物有靈的遠古時代，不同部族的初民中已出現最高神崇拜的雛形。許多上古部族所信仰的最高神，就是他們自己的祖先神或人文始祖。隨着部族之間的融合，最高神就變換着角色，以新的民族共同祖先來充任。盤古以來的三皇以及黃帝等上古傳說中的“皇”和“帝”很可能都是傳說時代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所信仰的最高神。

從甲骨文的記錄來看，殷商時期華夏地區人們信仰的最高神是殷王族的祖先神，稱謂是“帝”或“上帝”。<sup>1</sup>殷商卜辭中的“帝”，可以支配自然現象以影響人間禍福（“令風”“令雨”“令雷”“降艱”“降禍”“降堇（饑）”等），也具有支配社會現象和社會統治者的神性（“授佑”“帝咎王”“帝佐王”“帝與

\*呂宗力：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研究方向：秦漢魏晉南北朝政治、文化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民間信仰，古典文獻，讖緯。

邑”“終茲邑”“若王”等)。這表明，商代的上帝崇拜，本質上是原始初民所崇拜的自然神和社會神的綜合、抽象和昇華，是統轄自然與人間的最高神。<sup>2</sup>

但隨着社會和政治的變動、王權的更迭，“帝”或“上帝”也逐漸脫離特定統治宗族祖先神的身份。周人滅商後，雖然繼承了商的上帝信仰，卻將其抽象化、符號化，視之為高踞人間之上的蒼茫天穹的主宰，具有意志的超自然神祇，而非某一特定氏族的祖先神。金文記載如西周中期的《史牆盤》：“曰古文王，初暨蘇於政，上帝降懿德大粵，匍有上下，迨受萬邦。”<sup>3</sup>西周晚期的《猷鐘（宗周鐘）》：“佳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sup>4</sup>文獻記載如《詩經·大雅·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sup>5</sup>《詩經·魯頌·閟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sup>6</sup>

西漢戴聖編輯的《禮記》一書中輯錄了許多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者有關禮儀制度的論述。其中的《禮運》篇敘述古代祭神之禮：“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sup>7</sup>

因為上帝之超越神性，又或冠之以“昊天”“天皇”等尊號。如《詩經·大雅·雲漢》：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  
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  
胡不相畏，先祖於摧？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群公先正，則不我助。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  
旱魃為虐，如惓如焚。  
我心憚暑，憂心如薰。  
群公先正，則不我聞。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  
胡寧瘝我以旱，慳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sup>8</sup>

周人以為大旱出自上天的雷霆之怒，無數生命繫於上天之一念，所以恭恭敬敬、戰戰兢兢地祈求昊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的哀憫庇蔭。

《史記·周本紀》記周武王滅商後，自承受命於天：

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sup>9</sup>

春秋魯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晉厲公謀劃伐秦，先派大夫呂相（魏相）出使秦國，與秦絕交。呂相詞鋒犀利，歷數秦惡，並援引楚國使臣謀求與晉結盟為證，稱楚人憎惡秦君之反覆無常，故而“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求盟於晉。<sup>10</sup>

戰國時，秦國發展出時祭五方五色上帝的信仰和祭典。

《史記·封禪書》：

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

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

## 神話與風俗



圖 1. 北京白雲觀玉皇大帝像。

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

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事又見《趙世家》）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sup>11</sup>

“時，止也，言神靈之所依止也。亦音市，謂為壇以祭天也。”<sup>12</sup>“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sup>13</sup>徐中舒認為，秦國諸時，“其初均為民間祠祀”；汪受寬進一步推論早期的時祭應為農民祈禱上天佑護的祭典。<sup>14</sup>秦國設鄜時祭西方白帝，設密時祭東方青帝，設上時祭中央黃帝，又設下時祭南方炎帝（亦稱赤帝），顯然受到五行觀念的影響。至於北方的黑帝，即顓頊。或說秦人視顓頊為始祖，祭於始祖之廟，所以不為顓頊立郊祠。<sup>15</sup>秦、漢建立大一統帝國，漢高祖劉邦又設北時祭北方黑帝，五方上帝祭祀成為國家盛典。

五方上帝本從民間信仰發展而來，社會化、人格化的色彩較濃。《史記·趙世家》中的上帝及其天庭形象，就頗具人間趣味：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sup>16</sup>

據《史記》的記載，上帝的預言後來在秦國、晉國一一應驗了。

## 二、以北極星為最高神

### (一) 太一、太乙

西漢初承秦制，國家祀典以五方上帝為最高神。武帝即位後，“尤敬鬼神之神”。《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sup>17</sup>

太一，或名太乙，其實是戰國至西漢初期楚地信仰的星神，也稱為東皇太一。楚辭《九歌·東皇太一》：“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將愉兮上皇。”東漢王逸註：“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修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sup>18</sup>

太一是指哪一顆星？《淮南子·天文訓》：“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東漢高誘註：“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sup>19</sup>其時有誤，前輩學者多已指出。中國古代天文學，為便於觀測星象，將星空劃分為三垣二十八宿諸星區。三垣包括上垣之太微垣、

中垣之紫微垣及下垣之天市垣。太一所居之紫宮，即紫微垣。太一即北辰星（北極星、勾陳一）神，居紫微垣中樞，是星空北部亮度極高的星辰。<sup>20</sup>太微則指太微垣，乃“天子之庭，五（方上）帝之座也。”<sup>21</sup>謬忌本來就是楚人，劉漢皇室也是楚人，他們都熟悉楚地俗信，對楚地信仰的諸神有感情。漢武帝採納謬忌建議，尊太一為最高神，並不奇怪。

但到了西漢後期，儒者官僚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積極參與帝國的治理。他們以恢復古制為名，倡導禮制和意識形態的改革。在他們看來，浩瀚無垠宇宙的主宰、至尊至上的昊天上帝，豈能由區區一星辰神取代？成帝即位後，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孝武皇帝居甘泉宮，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當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與古制殊矣。又路險川谷，非聖主所宜，難奉神明，未合天意。甘泉泰畤宜徙置長安，合於古禮。<sup>22</sup>

成帝從之。結果是“雍、鄜、密、上下畤、九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屬，並餘淫祀陳寶等祀，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所，皆罷。”<sup>23</sup>在郊祀天神的國家祀典中，恢復符號化、抽象化的“天”（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最高神地位。此後歷代直至明清，國家祀典都以昊天上帝為最高神。太一則被打回星神的原形。

### (二) 天皇大帝、五方感生帝

有趣的是，被排擠出國家祀典的“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信仰，不久又在讖緯論述中找到了它的位置。讖緯是西漢後期逐漸成型、東漢極盛，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仍然流行的一股神秘思潮，體現在一批雜糅儒學、道學、陰陽五行、星相數術、神話民俗的緯書文本中，屬於漢代經學的一個分支。其中關於太一的論述如《春秋元命包》：“太微為天庭，

## 神話與風俗

五帝以合時，紫微宮為大帝。”《春秋文耀鉤》：“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春秋佐助期》：“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樂汁徵圖》：“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sup>24</sup>

很顯然，讖緯糅合了戰國以來的民間信仰與漢武帝以來的國家祀典，所創神譜以星象崇拜為框架，最高神為北辰（極）星神，號天皇大帝，名曜魄寶，居紫微宮，總領天地群神。這一論述，影響到當時的歷史和文學敘述。如陸機《列仙賦》：“觀百化於神區，觀天皇於紫微。”<sup>25</sup>《晉書·天文志上》：“勾陳宮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群靈，執萬神圖。”<sup>26</sup>唐代以後的道教則將“天皇大帝”納入其神譜，號勾陳上宮天皇大帝，斗姆元君长子，紫微大帝胞兄，與太微帝君、太上大道君、金闕聖君並列“四御尊神”。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墉城集仙錄》：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漢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諸青童並從王母降於盈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賜盈神璽玉章，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修條賜盈八龍錦與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嚙胎流明神芝。<sup>27</sup>

在讖緯的論述中，天皇大帝有其名號，曰曜魄寶，還有臣屬和後宮。其神人形，戴五彩冠：

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

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曲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

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

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抱日月，日在上，月在下。黃色正方居日間，名曰五光。（註曰：正黃而名之曰五光者，蓋以黃為質，而眾彩就飾之，故曰五色。此大帝人象旁文也。）

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春秋合誠圖》）<sup>28</sup>

天皇大帝的輔佐五方上帝，居太微宮，東、南、西、北、中各主一方，木、火、金、水、土各佔一德，青、赤、白、黑、黃各尚一色，東、南、西、北四方還分別佐以四靈神獸：

太微宮有五帝座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其名曰赤熛怒，黃帝其名曰含樞紐，白帝其名曰白招拒，黑帝其名曰汁光紀。

東宮蒼帝，其精為青龍；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北宮黑帝，其精玄武。

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也。（《春秋文耀鉤》）<sup>29</sup>

五方上帝，亦稱“感生帝”，依五德相生之序，輪番降精感生天子，在規定的年限內（“運”）主持人間的興衰禍福：

故五帝居之，以試天地四方之邪正而起滅之。其勢強者強之，弱者弱之，強之強之而弱之，弱之弱之而強之。是故危者能安，興者能亡，皆五帝降精而使之反覆其世道焉。世道之強而亡者，黑帝降之；弱而存者，赤帝降之；安而危者，白帝降之；滅而興者，青帝降之。

五行相生不相剋，十二次順行不相逆，於是乎五德所重，五行所降，五帝御世，感動列宿。是以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五帝之運，各象其類。（《春秋文耀鉤》）<sup>30</sup>

因感生降臨人世的天子，即世間的開國皇帝們：“天子皆五帝精寶，各有題序，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春秋演孔圖》）<sup>31</sup>

人格化的感生帝們不僅擁有奇特的名號，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更示人以怪異的相貌體貌，如：

蒼帝望之廣，視之博。赤帝望之火煌煌燃，視之炎上。黃帝望之小，視之大，廣厚正方。白帝望之明，視之茂。黑帝望之巨，視之稚。（《春秋感精符》）<sup>32</sup>

蒼帝之為人，望之廣，視之專，而長九尺一寸。

赤帝之為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春秋合誠圖》）<sup>33</sup>

赤帝銳頭，黑帝大頭。（宋均註曰：銳頭，象朱鳥也。）（《樂叶圖徵》）<sup>34</sup>

讖緯的五方感生帝信仰對漢以後道教的諸神譜影響很大。六朝靈寶派經典《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卷上所記五方神君：東方君姓爛諱開明，字靈威仰；南方君姓洞浮諱極炎，字赤熛怒；中央君姓通斑諱元氏，字含樞紐；西方君姓上金諱昌開，字曜魄寶；北方君姓黑節諱靈會，字隱侯局。<sup>35</sup> 很明顯是從讖緯五方感生帝衍生出來，只不過西方君的字不叫白招拒，而是借用天皇大帝的稱號曜魄寶。元、明人註的《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又有“五老”，稱“天地始祖五老上帝”，其實也是讖緯五方感生帝的衍生物：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蒼帝、南方

梵寶昌陽丹靈真老赤帝、中央寶劫洞清玉寶元靈元老黃帝、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白帝、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元老黑帝。位在玉帝下。<sup>36</sup>

### 三、漢至唐民間信仰的至尊天帝 ——天公、天翁

不同於西漢以來國家祀典符號化、抽象化的趨勢，漢唐間的民間信仰，越來越廣泛地吸納着道、佛兩教的神祇體系，對傳統的“天帝”偶像表示了明顯的淡漠。甚至另闢蹊徑，發展出“天公”“天翁”等人間味濃厚、草莽味十足的天帝名號。

天公之稱見於《漢書·王莽傳上》：

（初始元年，王莽上奏太后曰）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sup>37</sup>

又《晉書·五行志中》：“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嚙喉。嚙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sup>38</sup>《宋書·竟陵王誕傳》：

（竟陵王劉）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sup>39</sup>

可知在漢晉南朝的政治生活中，號稱天公的天帝被人們認為能夠主宰人間的禍福生殺、皇朝的興盛存亡，神威超越道門、佛門的大神。東漢末黃巾起事，其首領張角號“天公將軍”，角弟寶號“地公將軍”，寶弟梁號“人公將軍”，<sup>40</sup>顯然是為了拉天公大旗作為自己的虎皮。

## 神話與風俗

漢唐間的天公形象相當親民，不僅在政治生活中發生影響，也活躍於民間的日常信仰中。1980年4月在江蘇省揚州市邗江縣胡場發掘的五號漢墓，出土了13件木牘。其中有一件《神靈名位牘》，羅列了34種神靈名稱：

江君、上蒲神君、高郵君大王、滿君、  
盧相汜君、中外王父母、神魂

倉天、天公

大翁、趙長夫所口、淮河、愉君、石  
里神社、城陽口君

石里里主、宮〔春〕〔姬〕所口君口、  
大王、吳王口王、汜口神王、大後垂

宮中口池、口神社

當路君、荊主、奚丘君、水上、口君  
王、口社

宮司空、社、〔邑〕、塞<sup>41</sup>

邗江胡場五號漢墓的年代約為西漢中期。《神靈名位牘》所記倉天、天公，應該是指天神。木牘中羅列的神靈，可能是當時當地人以為具有神性與神力的崇拜對象，自天神、山川神、地方神、君王神至社神、鬼神等，無論神位高低，一一列記，可知“漢代民間的神靈崇拜體系是何等的紛亂龐雜。”<sup>42</sup>民間生活中的天公（天帝），與山川、君王、鄉社等諸路鬼神齊肩。在漢人的信仰中，天帝及其使者也常為死者鎮墓驅邪。《漢初平四年王氏朱書陶瓶》：

（東漢獻帝）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直危。天帝使者謹為王氏之塚，後死黃母，當歸舊閭。茲告丘丞墓柏地下二千石、蒿里君墓。黃墓主墓，故夫人決曹尚書令王氏塚中。先人無驚無恐，安隱如故。今後曾財益口，千秋萬歲，無有央咎。謹奉黃金千斤兩，用填塚門。地

下死籍削除，文他央咎，轉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塚墓，利子孫。故以神瓶震郭門。如律令。<sup>43</sup>

東漢末《劉伯平鎮墓鉛券》：

（缺）月乙亥朔廿二日丙申朔，天帝下令移前雒東鄉東郡里，劉伯平薄命蚤（缺）

（缺）西，藥不能治，歲月重復適（謫）與同時魅鬼屍注，皆歸墓父，大山君召（缺）<sup>44</sup>

在敦煌寫卷《諸雜略得要抄子一本》（P.2661）中，天公有字號，信眾誦念之可獲庇佑長生，頗似讖緯所記種種小神：“天公字太華……識之不兵死，女人識之不產亡。”“識此六神名，長呼之，即長生不死，上為天官。”<sup>45</sup>存世敦煌變文有句道興《搜神記》，則記敘了一則頗有趣味的故事：

昔有田崑崙者，其家甚貧，未娶妻室。當家地內，有一水池，極深清妙。至禾熟之時，崑崙向田行，乃見有三個美女洗浴。其崑崙欲就看之，遙見去百步，即變為三個白鶴，兩個飛向池邊樹頭而坐，一個在池洗垢中間。遂入穀芟底，匍匐而前往來看之。其美女者乃是天女，其兩個大者抱得天衣乘空而去，小女遂於池內不敢出池。其天女遂吐實情，向崑崙道：“天女當共三個姊妹，出來暫於池中遊戲，被池主見之，兩個阿姊當時收得天衣而去，小女一身邂逅中間，天衣乃被池主收將，不得露形出池，幸願池主寬恩，還其天衣，用蓋形體出池，共池主為夫妻。”崑崙退思量，若與此天衣，恐即飛去，崑崙報天女曰：“娘子若索天衣者，終不可得矣。若非吾脫衫，與且蓋形，得不？”其天女初時不肯出池，口稱至暗而去。其女延引，索天衣不得，形勢不似，始語崑崙，亦聽君脫衫，將來蓋我着出池，共君為夫妻。

其崑崙心中喜悅，急卷天衣，即深藏之。遂脫衫與天女，被之出池。語崑崙曰：“君畏去時，你急捉我，着還我天衣，共君相隨。”崑崙生死不肯與天女，即共天女相將歸家見母。母實喜歡，即造設席，聚諸情親眷屬之言日呼新婦。雖則是天女，在於世情，色欲交合，一種同居。日往月來，遂產一子，形容端正，名曰田章。

其崑崙點着西行，一去不還。其天女曰：夫之去後，養子三歲，遂啟阿婆曰：“新婦身是天女，當來之時，身緣幼小，阿耶與女造天衣，乘空而來。今見天衣，不知大小，暫借看之，死將甘美。”其崑崙當行去之日，殷勤屬告母言：“此是天女之衣，為深舉（弄），勿令新婦見之，必是乘空而去，不可更見。”其母告崑崙曰：“天衣向何處藏之，時得安穩？”崑崙共母作計，其房自外，更無牢處，惟只阿孃床腳下作孔，盛着中央，恒在頭上臥之，豈更取得？遂藏弄訖，崑崙遂即西行。

去後天女憶念天衣，肝腸寸斷，胡至意日無歡喜，語阿婆曰：“暫借天衣着看。”頻被新婦咬齒，不違其意，即遣新婦且出門外小時，安座入來。新婦應聲即出。其阿婆乃於腳下取天衣，遂乃視之。其新婦見此天衣，心懷愴切，淚落如雨，拂模形容，即欲乘空而去。為未得方便，卻還分付與阿婆藏着。於後不經旬日，復語阿婆曰：“更借天衣暫看。”阿婆語新婦曰：“你若着天衣，棄我飛去。”新婦曰：“先是天女，今與阿婆兒為夫妻，又產一子，豈容離背而去？必無此事。”阿婆恐畏新婦飛去，但令牢守堂門。其天女着衣訖，即騰空從屋窗而出。其老母搥胸懊惱，急走出門看之，乃見騰空而去。姑憶念新婦，聲徹黃天，淚下如雨，不自舍死，痛切心腸，終朝不食。其天女在閻浮提經五年已上，天上始經兩日。其天女得脫到家，被兩個阿姊皆罵老嫗，你共他閻浮眾生為夫妻，乃此悲啼泣淚其公母。乃兩個阿姊

語小女曰：“你不須乾啼濕哭，我明日共姊妹三人，更去遊戲，定見你兒。”

其田章年始五歲，乃於家啼哭，喚歌歌孃孃，乃於野田悲哭不休。其時乃有董仲先生來賢（閒）行，知是天女之男，又知天女欲來下界，即語小兒曰：“恰日中時，你即向池邊看，有婦人着白練裙，三個來，兩個舉頭看你，一個低頭佯不看你者，即是〔你〕母也。”田章即用董仲之言，恰日中時，遂見池內相有三個天女，並白練裙衫，於池邊割菜。田章向前看之。其天女等遙見，知是兒來，兩個阿姊語小兒曰：“你兒來也。”即啼哭喚言阿孃，其妹雖然慚恥不看，不那腸中而出，遂即悲啼泣淚。三個姊妹遂將天衣，共乘此小兒上天而去。

天公見來，知是外甥，遂即心腸憐愍，乃教習學方術伎藝能。至四五日間，小兒到天上，狀如下界人間，經十五年已上學問。公語小兒曰：“汝將我文書八卷去，汝得一世榮華富貴。儻若入朝，惟須慎語。”小兒選（旋）即下來，天下所有問者，皆得知之，三才俱曉。天子知聞，即召為宰相。<sup>46</sup>

據項楚考證，田崑崙娶天女故事的藍本應是干寶《搜神記》中豫章男子娶飛鳥故事，亦參照漢以來民間的董永傳說。<sup>47</sup>但田崑崙故事中天女對兒子的思念，天公對外孫的關照，處處流露出人情味、世俗味。這樣的天公（天帝），在人們心目中不再擁有超越、絕對的神性。東晉康帝建元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寫信給其兄庾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皁白之徵也。”<sup>48</sup>直斥天公昏聩，不分青紅皂白。南朝人假託陶潛所編《搜神後記》：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裡，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



玉皇大帝

圖 2. 河北石家莊毗盧寺壁畫。

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鉞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阪，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公！我貧窮，展力耕懇！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鉞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sup>49</sup>

章苟怒斥天公之不公，直欲斫天公下屬雷公之腹。天公既然有可能昏瞶不公、不足以令下民敬重，民間遂有天帝換人做的傳說。梁人殷芸《小說》：“晉咸康中，有士人周謂者，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引升殿，仰視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云：‘上古天帝，久已聖去，此近曹明帝也。’”<sup>50</sup>張政烺先生認為，古天帝姓張之說，與東漢末天師道、五斗米道有關，其源可能出於張角。<sup>51</sup>

天帝姓張之說，在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中有更詳細的描述：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嘗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泰山太守，主生死之籍。<sup>52</sup>

張政烺先生“所聞故事情節較此為劇”：

初，劉翁數命天吏捕張，張每設酒筵以享，必盡醉始罷。於是天吏為張所弄，有墮入廁溷中者，有閉入酒甕內者，有失其冠服者，有亡其符牒者，皆不得覆命。及知劉翁將自至，乃先置一巨豕，去其毛

鬣，洗滌潔白，施以五彩文飾，故銜於劉翁之前。自乘其上，暗以鍼刺豕股，則狂叫奔馳勢不可當。劉翁已醉，顧而樂之，請以所乘白龍相易，再三始許。而劉翁未得其鍼，試之不驗。則又歸咎於服飾非其所習，必易服始可。劉翁從之。於是張翁御玉皇服，乘玉皇車，捷足先登。命司天閻人後有至者不得納。劉翁乘豬遲三年始至，不得入矣。<sup>53</sup>

這則故事出處不詳，張先生以為是唐代民間流傳之說。天庭改朝換代，張天翁（公）逐劉天翁而代之，<sup>54</sup>反映的或是東漢末年黃巾軍勢盛時期道教信徒的一種信仰。而《殷芸小說》說張天帝已“聖去，此近曹明帝也”，顯然是魏晉民間對天帝信仰改造，曹明帝應指魏明帝曹叡。<sup>55</sup>張天翁的故事其實是一種世界性的民間故事模式的翻版，類似的故事成百上千，但大都是把貴族、地主、魔鬼或帝王當成愚弄的物件，像張天翁這樣對付天帝的尚屬少見。《酉陽雜俎》中的劉天帝具有人的性格與弱點，並很容易為他人取代，這也從側面反映了讖緯思潮影響下當時朝野流行的“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政治史觀。

#### 四、唐人心目中的玉皇、玉帝

玉皇、玉帝名號首見於《真靈位業圖》。這是南朝上清派道士陶弘景編寫的道教神仙譜系，對各種道經中所記載的近七百名神靈分七個等級作了排位。第一神階為玉清境，以元始天尊為主神，從此確立了元始天尊作為道教最高神的地位。玉清境元始天尊以下有二十八位神靈，玉皇道君位列第二十，高上玉帝位列第二十八。<sup>56</sup>為甚麼道教神靈往往冠以“玉”之美稱？蓋如張政烺先生所說，古人信服食玉，可以長生，又以為純潔清靜之徵，故道教凡稱神仙，其侍曰玉女玉郎，其域曰玉京玉清，其居曰玉闕玉樓，其書曰玉簡玉冊，其動植曰玉兔玉蟾玉樹玉芝，皆美稱也。<sup>57</sup>大體上，在六朝道經中所出現的各種玉皇或玉帝名號，朱越利認為，“不過同虛皇、道君或天尊等稱號一樣，

## 神話與風俗

是編制神名的一種泛稱，有時只是小神的名字。大約唐朝時，玉皇之稱才漸漸具有獨立神格的意味，但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仍較低。”<sup>58</sup>所謂地位較低，應該是指道教神譜以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為最高神，玉皇、玉帝為玉清境元始天尊的屬神。但唐代文人騷客其實已常以玉皇、玉帝作為天帝的代稱。如詩人韋應物《學仙》：

昔有道士求神仙，靈真下試心確然。  
千鈞巨石一髮懸，臥之石下十三年。  
存道亡身一試過，名奏玉皇乃升天。  
雲氣冉冉漸不見，留與弟子但精堅。<sup>59</sup>

白居易《夢仙》：

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  
坐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  
羽衣忽飄飄，玉佩俄鏗鏘。  
半空直下視，人世塵冥冥。  
漸失鄉國處，才分水山形：  
東海一片白，列嶽五點青。  
須臾群仙來，相引朝玉京。  
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  
仰謁玉皇帝，稽首前致誠。  
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  
卻後十五年，期汝不死庭。  
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驚；  
祕之不敢泄，誓志居岩扃。<sup>60</sup>

李咸用《升天行》：

盤金束紫身屬官，強仁小德終無端。  
不如服取長流丹，潛神卻入黃庭間。  
志定功成飛九關，逍遙長揖辭人寰。  
空中龍駕時迴旋，左雲右鶴翔翩聯。  
雙童樹節當風翻，嫦娥倚桂開朱顏。  
河邊牛子星郎牽，三清宮殿浮清煙。  
玉皇據案方凝然，仙官立仗森幢幡。  
引余再拜歸仙班，清聲妙色視聽安。  
餐和飲順中腸寬，虛無之樂不可言。<sup>61</sup>

他如王維的“翠鳳翱文螭，羽帶朝玉帝”；李白的“不向金闕遊，思為玉皇客”“黃鶴上天訴玉帝，卻放黃鶴江南歸”；元稹的“我是玉皇香案吏”，也皆膾炙人口。唐代詩人常吟詠玉皇，描繪其壯麗天宮、隨侍群神。於是天長日久，約定俗成，民間信仰中的天帝和道教諸神中的玉皇逐漸合而為一。所以張政烺先生又說，唐人心目之中玉皇已與後代無殊，其宮殿儀仗權勢作用皆儼然人世皇帝，且諸家所述玉皇之服飾、侍御一若皆有定式，蓋當時已宮觀祠祀，造像寫圖者眾矣。<sup>62</sup>

## 五、玉皇大帝在宋代之閃亮登場

《雲笈七籤》是北宋初張君房採集前代典籍傳說編撰的道教叢書，卷三《道教本始部》稱太上老君為玉皇；又謂天尊有十號，第九號曰玉帝：

三代天尊者，過去元始天尊，見在太上玉皇天尊，未來金闕玉晨天尊。然太上即是元始天尊弟子。從上皇半劫以來，元始天尊禪位。三代天尊亦有十號：第一曰自然，二曰無極，三曰大道，四曰至真，五曰太上，六曰道君，七曰高皇，八曰天尊，九曰玉帝，十曰陛下。<sup>63</sup>

卷六《三洞經教部·三洞》又謂凡行太上之道者，皆得為大上之真神仙之品位，位為上真玉皇君。<sup>64</sup>則晚唐五代道教以“玉皇”為道行高深者之泛稱。卷二十四《日月星辰部·北斗九星職位總主》引《河圖寶錄》，即其例：

兆若訴彼之非，明此之是，過他之惡，申己之善，自責而不怨人，通理而各祈祐，除罪延福，告請天之太尉第一玉皇君。

兆若陰陽學官，干祿求位，告請天之上宰第二玉皇君。

兆若學道期仙，通神達聖，告請天之司空第三玉皇君。

兆若制服鬼神，惡逆誅伐，幽顯凶邪，告請天之遊擊第四玉皇君。

兆若立功建德，益算延年，告請天之斗君第五玉皇君。

兆若屈滯疾厄，乞申希免，告請天之太常第六玉皇君。

兆若天地否激，炁候不調，告請天之上帝第七玉皇君。

兆若禳卻眾災，飛上履下，告請天之尊玉帝第八玉皇君。

兆若變化無方，應救一切，告請天之太帝第九玉皇君。<sup>65</sup>

玉皇大帝之極享人間尊榮，由道教高階神靈之一演化為官民並尊之最高神，始於北宋。宋初諸帝，太祖因“陳橋兵變”得以“黃袍加身”，太宗“兄終弟及”而遭“燭影斧聲”之疑，真宗非嫡長子又背負“澶淵”之恥，他們君臨天下的正當性極易受到挑戰和質疑。<sup>66</sup>求助於神靈的加持成為焦慮心虛的君主們再自然不過的政治和心理選擇。

### (一) 玉帝輔臣——黑殺將軍

後周顯德七年（960年），禁軍統領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諸重要將領的支持下，在陳橋驛發動兵變，黃袍加身，逼後周幼帝柴宗訓退位，建立宋朝，是為太祖。在位十七年，開寶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夕暴斃於萬歲殿，時年五十歲。由其胞弟趙光義繼承帝位，即所謂“兄終弟及”，是為宋太宗，並於同年改元太平興國。《宋史·太祖紀三》：

受命杜太后，傳位太宗。太宗嘗病亟，帝往視之，親為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太宗龍行虎步，生時有異，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sup>67</sup>

意思是宋太祖傳位於弟乃遵其母杜太后之意旨。然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開寶九年十月所記頗異：

初，有神降於整屋縣民張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為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王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鑰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sup>68</sup>

李燾註：“此據國史《符瑞志》，稍增以楊億《談苑》。《談苑》：‘太祖聞守真言以為妖，將加誅，會宴駕。’恐不然也，今不取。”張守真是北宋初的野道士，聲稱附體的黑殺將軍跡近巫鬼，是一位野神，而居然自稱玉帝輔臣，“所言禍福多驗”。黑殺神初降，或說在太祖初年，<sup>69</sup>或說在太祖末年，<sup>70</sup>或說在真宗朝，<sup>71</sup>筆者以為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所記“國初”庶幾近之：

國初，有神降於鳳翔府整屋縣民張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守真遂為道士。每神欲至，室中風蕭然，聲如嬰兒，守真獨能辨之。凡百之人有禱，言其禍福多驗。開寶九年，太祖召守真，見於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降神，神有“晉王有仁心”等語。明日，太祖晏駕，晉王即位，是為太宗。太宗詔築上清太平宮於終南山下，封神為翊聖將軍。（出《太宗實錄》《國史·道釋志》）<sup>72</sup>

黑殺神於宋太祖初年降臨張守真家，其乩語頗多應驗，逐漸受到當權者注意。至開寶九年，宋太祖聞其名而召見張守真，但“疑其妄”。何為“妄”？據張師正《括異志》：

## 神話與風俗

(十月十九日)太祖召至京師，設醮於宮廷，降語曰：“天上宮闕成，玉鎖開，十月二十日陛下當歸天。”藝祖懇祈曰：“死固不憚，所恨者幽并未並。乞延三數年，俟克復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晉王有仁心，歷數攸屬，陛下在天亦自有位。”太祖命繫於左軍，將無驗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踐祚，度守真為道士，仍賜紫袍。遂營廟於盤屋之太平鎮。<sup>73</sup>

當面預言皇帝次日駕崩，聲稱天意屬意晉王趙光義。如此大逆不道之語，孰可忍之？然而“神諭”竟驗。次日宋太祖暴斃，趙光義嗣位。《續資治通鑑長編》：

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

癸丑，上崩於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sup>74</sup>

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千古之謎“燭影斧聲”，也是宋太宗嗣位後的一大心病。

“燭影斧聲”情節，正史、實錄並無記錄，李燾引《湘山野錄》為據：<sup>75</sup>

祖、宗潛躍日，嘗與一道士遊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乏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

醉。生喜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間語，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

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徧訪之。人或見於輾轅道中，或嵩、洛間，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祓禊，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去，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我久欲見汝，決尅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宿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或數日不見。

上常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伺廬者寂無所聞，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然如出湯沐。太祖英武，其達生知命，蓋有如此者！

文瑩宜不妄，故特著於此。然文瑩所言道士，不得姓名，豈即張守真耶？或復一道士也。恐文瑩得之傳聞，故不審。如云“於西沼木陰下笑揖太祖”，“止宿後苑鳥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則聖壽可延一紀”，疑皆好事者飾說，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內”，此亦謬誤。太祖既不豫，寧復自登閣，且至殿庭戳雪

乎？今略加刪潤，更俟考詳。顧命，大事也，而實錄、正史皆不能記，可不惜哉！

蔡惇《直筆》云：太祖召陳搏入朝，宣問壽數，對以丙子歲十月二十日夜或見雪，當辦行計，若晴霽須展一紀。至期前夕，上不寢。初，夜遣宮人出視，回奏星象明燦。交更，再令出視，乃奏天陰，繼言雪下，遂出禁鑰，遣中使召太宗入對，命置酒，付宸翰屬以繼位，夜分乃退。上就寢，侍寢者聞鼻息聲異，急視之，已崩。太宗於是入繼。按惇所載，與文瑩略同，但即以道士者為陳搏耳。搏本傳及《談苑》並稱搏終太祖朝未嘗入見，恐惇亦誤矣，當是張守真也。<sup>76</sup>

宋太祖暴斃與之後“兄終弟及”的帝位傳承，皆國之大事，而國史、實錄語焉不詳，北宋官民中流傳多種敘事版本，包括暴斃過程，傳位趙光義的原因及過程，也在情理之中。惟多種版本均涉及道士關於太祖準確死期的讖言，這應該是在當時社會與政治語境中人們期待的帝王更迭正當性的合理論述。無論宣示該讖言的是真無、張守真、陳搏中的哪位道士，這一類論述對宋太宗安定人心、穩定政治局勢、鞏固統治秩序而言無比重要。歷仕太宗、真宗兩朝的樞密使王欽若所撰《翊聖保德真君傳》，生動描述了宋太宗利用張守真和黑殺神，神道設教、構建繼承帝位正當性的過程：

建隆之初，鳳翔府整屋縣民張守真，因遊終南山，忽聞空中有召之者，聲甚清徹。守真驚懼四顧，無所見，默行悚聽，約數里，又聞語云：“汝若先行，吾即在後。”如是者數日，守真莫能測。既還其家，又聞室中日：“吾受命降靈，汝何為頑梗如此，不聽吾言？吾若不為宋朝大事，當已粉碎汝矣。”守真方異之，而且懼，因曰：“未審是何星辰？如此臨降。守真性本愚癡，且昧神祇，願勿憑凌，必無事奉。”乃曰：“吾是高天大聖玉帝輔臣，授命衛時，乘龍降世。但以非正真之

士，無以奉吾教。汝有異骨，不類常流，汝可虔心奉吾道訓也。”

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晉邸，頗聞靈應，乃遣近侍齋信幣、香燭，就宮致醮。使者齋戒焚香，告曰：“晉王久欽靈異，欲備俸緡，增修殿宇。仍表乞敕賜宮名。”真君曰：“吾將來運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宮，建十二座堂殿，儼三界中星辰，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但為吾啟大王，言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

使者歸以聞太宗，驚異而止。太祖皇帝素聞之，未甚信異，遣使齋香燭青詞就宮致禱，因召守真詣闕，備詢其事。守真具言之，且曰非精誠懇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聖降靈事蹟，一一聞奏。太祖召小黃門長嘯於側，謂守真曰：“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陛下儻謂臣妖妄，乞賜按驗，戮臣於市，勿以斯言褻瀆上聖。”詔守真止於建隆觀。翌日，遣內臣王繼恩就觀醮設，移時未有所聞，繼恩再拜虔告，須臾，真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聖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衛宋朝社稷，來定遐長基業，固非山林魑魅之類也。今乃使小兒呼嘯，以比吾言，斯為不可。汝但說與官家，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晉王有仁心。”凡百餘言。繼恩惶懼不敢隱，具錄以奏，因復面言，神音歷歷，聞者兢悚。太祖默然異之，時開寶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

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尋召守真於瓊林苑為周天大醮，作延祚保生壇。醮罷，真君降言於內臣王繼恩曰：“吾有言，汝當為吾奏之曰：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龍下降衛人君。掃除妖孽猶聞事，縱橫整頓立乾坤。國祚已興長安泰，兆民樂業保天真。八方效貢來稽首，萬靈震伏自稱臣。親王祝壽須焚禱，遞相虔潔向君親。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靈官萬垓人。若行

## 神話與風俗

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賞罰行之既平等，天無氛穢地無塵。愛民治國勝前代，萬年基業永長新。”

繼恩錄之於簡，翌日，以聞太宗，覽之驚異，稽首謝曰：“家國之幸，宗廟之慶，虔荷上聖，賜以格言。”命緘藏於內殿。<sup>77</sup>

可知趙光義先於宋太祖，於乾德年間（963-968年）已開始籠絡張守真和黑殺神，黑殺神則明確表態奉玉帝符命降臨人間，衛護宋朝。黑殺神所宣示的宋太祖準確死期，以及預言晉王趙光義受命於天，將扶助他成為宋朝第二位太平君主的“神諭”，成為宋太宗正當繼位的有力證詞。宋太宗也投桃報李，抬舉黑殺神為道教大神北極紫微大帝的護衛神將，封翊聖將軍。在終南山下建築宏偉的上清天平宮，崇奉皇室的本命神紫微大帝，而以玄武、天蓬及新封的翊聖為侍衛神將。然而玄武、天蓬之神位，皆分列東西廡之外，翊聖以護衛身份卻與玉皇、紫微、北斗並列，佔據中央四神殿之一，是上清天平宮實為翊聖而建，以玄武等大神作為陪襯。“每歲三元及誕節、上本命日，並遣中使致醮。祀神之夕，上望拜焉。歲或水旱，或國家將舉事，卒致禱焉。”<sup>78</sup>

翊聖又通過張守真之口，反覆強調他所翊衛的玉皇上帝，“為諸天之尊，萬象羣仙，無不臣者”。佛陀雖是西方得道聖人，“在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則如世之九卿奉天子也。”<sup>79</sup>抬舉玉皇為佛道諸神共同尊奉的至尊上帝。

### （二）玉皇特使——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抬舉玉皇為佛道諸神共同尊奉的至尊上帝。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箭傷復發而駕崩。宋太宗嫡長子趙元佐，封楚王，因同情受太宗迫害的四叔秦王趙廷美而精神失常，且因病傷人及在宮內縱火被廢為平民。次子趙元僖，因病早逝。三子趙元侃立為太子，賜名恆。《續資治通鑑長編》：

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上（趙恆）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元佐，頗間上。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上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后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柰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李燾註：王繼恩等謀廢立，實錄、國史絕不見其事迹，蓋若有所隱諱。今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及司馬光《記聞》增修，補傳所載，比之記聞尤詳也。）<sup>80</sup>

長兄在世的情勢下，真宗以皇三子嗣位，曾遭生母李太后質疑，內心不能沒有焦慮感。至咸平六年（1003年），遼蕭太后與遼聖宗耶律隆緒親率大軍，深入宋境。景德元年（1004年）十一月，宋軍由宰相寇准主持，真宗親征，與遼軍在澶州（今河南濮陽）一帶對峙。至十二月初，雙方達成和平協議，協定宋每年輸遼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宋、遼互約為兄弟之國，史稱“澶淵之盟”。儘管澶淵之盟被不少史家看作是維繫宋遼百年和平的成功範例，但朝野議論紛雜，人心浮動。宋真宗焦慮感加劇，遂師太宗故技，乞助於神靈的加持。不久寇准失勢被貶，宋真宗在大臣王旦、王欽若等人的支持下，聲稱夢中見神人代傳玉皇聖命，頒賜天書《大中祥符》三篇。《續資治通鑑長編》：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一〇〇八）

春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於崇政殿之西序，上曰：“朕寢殿中帘幕，皆青絁為之，旦暮間，非張燭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宜

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悚然起對，忽已不見，遽命筆誌之。自十二月朔，即蔬食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結綵壇九級。又雕木為輿，飾以金寶，恭佇神貺。雖越月，未敢罷去。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於鴟吻之上。朕潛令中使往視之，回奏云：‘其帛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且等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愛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鄰修睦，獷俗請吏，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之所致也。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告先期，靈文果降，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言：“啟封之際，宜屏左右。”上曰：“天若謫示闕政，固宜與卿等祇畏改悔；若誠告朕躬，朕亦當側身自修，豈宜隱之而使衆不知也。”

上即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升屋對捧以降。王旦跪進，上再拜受，置書輿上，復與旦等步導，卻繖蓋，徹警蹕，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恒。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啟緘，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辭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於金匱。且等稱賀於殿之北廡。是夕，命且宿齋中書，晚詣道場，且趨往而上已先至矣。懷政，并州人；繼明，開封人也。

丙寅，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上與輔臣皆蔬食。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

丁卯，設黃麾仗於殿前，陳宮懸、登歌，文武官、契丹使陪列，酌獻三清天書。禮畢，上步導入內，行避黃道。

司天監奏三日、五日有瑞雲覆宮殿，乞付史館，從之。

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為左承天祥符門，擢護門親從官徐榮為十將，賜衣服銀帶、緡錢，榮先覩天書故也。<sup>81</sup>

天書所宣示的讖言“趙受命，興於宋，付於恒”，顯然是玉皇為真宗統治正當性的背書。是年改元大中祥符。同年四月，天書再降：

四月辛卯朔，天書再降內中功德閣。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氣，漸成華蓋，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於靈液亭北，見黃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睹上有禦名，馳告欽若，遂迎至官舍，授中使捧詣闕。”帝御崇正殿，趣召輔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鄉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宜齋戒祇受。’朕雖荷降告，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朕今得其奏，果與夢協。上天眷佑，惟懼不稱。”王旦等曰：“陛下至德動天，感應昭著，臣等不勝大慶。”再拜稱賀。己亥，迎導天書，安於含芳園之正殿。辛丑，帝致齋。翼日，備法駕詣殿再拜受，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曆遐歲。”

九月甲子，告太廟，奉安天書朝元殿，建道場。

每歲元日，召宰臣、宗室至禁中朝拜。

天禧元年正月，詔以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前二日，齋於長春殿，以王欽若為宣讀天書禮儀使。有司設次天安殿，中位玉皇像，置錄本天書於東，聖祖板位於西，建金籙道場三晝夜。<sup>82</sup>

## 神話與風俗

屢奉玉皇之命降授天書的神人，究竟是哪路神仙？五年之後，真宗揭曉神使的身份，即趙氏始祖趙玄朗：

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睹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陞升，見侍從在東陞。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即召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並佈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崇奉儀註。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sup>83</sup>

據真宗轉述夢中見聞，該神自稱趙玄朗，本遠古人皇九人之一，趙氏始祖，曾轉世為軒轅黃帝，後唐時奉玉皇之命降生人世，護佑趙氏一族。<sup>84</sup>真宗隨即上趙氏始祖尊號“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

對於宋真宗三獲天書之說，後世識者多有質疑。清人黃斐默《集說詮真》引朱熹《通鑑綱目》、邵經邦《弘簡錄》之說，辨析其偽，指天書實真宗與王欽若合謀，而由王欽若偽造：

史載宋真宗好奉道教，信惑邪說，迭以夢見神人傳命，宣告群臣。（見《通鑑

綱目》）時有宰輔王欽若，為人奸邪，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朋比行詐，時號五鬼。（見《弘簡錄·王欽若傳》）。而欽若奸邪為最，（見《弘簡錄·宋真宗紀》）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加之傾巧，敢為妄誕。（見《弘簡錄·王欽若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欽若奏稱：“自古以來，希世絕倫之事，必得天瑞，然後可為。”帝曰：“天瑞安可必得？”欽若曰：“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唯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自天者無異也。”（分見《弘簡錄·王旦傳》《通鑑綱目》）欽若乃矯造天書，以帛二丈許，繕就黃字，緘如書卷，密令曳於左承天門。皇城司見之，奏聞。帝遣二內侍奉之下，令陳堯叟啟封宣讀。其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世七百，九九定”等詞。陳彭年、丁謂等咸以天降瑞書，再拜稱賀。（分見《弘簡錄·宋真宗紀》《通鑑綱目》）獨龍圖閣待制孫奭奏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見《弘簡錄·孫奭傳》）又奏曰：“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見《通鑑綱目》）<sup>85</sup>

### （三）昊天玉皇上帝閃亮登場

黑殺神和趙玄朗，都聲稱奉玉皇之命，先後降臨人間扶助宋代諸帝。玉皇既然屢屢向趙宋皇室示好，真宗等自然飲水思源，屢上尊號以示尊崇：

天禧元年正月，詔以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禮畢，奉天書還內。帝自作《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是月之朔，又奉天書升太初殿，恭上玉皇大帝聖號寶冊、袞服焉。

七年九月，即滋福殿設玉皇像，奉聖號匣，安於朝元殿后天書刻玉幄次。詔以

來年正月上玉帝聖號，帝親撰文，及天書下，亦以此日奏告，仍定儀式班之。

八年正月朔，駕詣玉清昭應宮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帝禦容侍立於側，升閣酌獻。

九年，詔以來年正月朔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聖號寶冊，二日詣景靈宮上聖祖天尊大帝徽號。十二月己亥，奉寶冊、仙衣安於文德殿，乃齋於天安殿后室。四鼓，帝詣天安殿酌獻天書畢，大駕赴玉清昭應宮，袞冕升太初殿，奉冊訖，奠玉幣，薦饌三獻，飲福，登歌，二舞，望燎，如祀昊天上帝儀。

徽宗政和六年九月朔，復奉玉冊、玉寶，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以論者析玉皇大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一故也。<sup>86</sup>

宋真宗上玉皇聖號為“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祭祀規格向國家祀典的最高神昊天上帝看齊。宋徽宗乾脆上玉皇大帝尊號為“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將對玉皇的崇拜與國家祀典中的最高神昊天上帝的崇拜合為一體，實際上是以玉皇上帝取代了昊天上帝。宋真宗還修築了宏大輝煌的宮觀，供奉玉皇、諸星辰、先帝，而“設真宗御容立侍”：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詔玉皇殿宜以太初為名，聖祖殿以明慶為名。凡建正殿三。前殿奉玉皇，次殿奉聖祖，又次奉紫微、二十八宿。東位又建二聖殿，奉太祖、太宗，凡二室，配享功臣皆塑像冠服侍立。次又建殿閣，奉司命。西位又建二星殿，奉周伯、壽星。次又建殿閣，奉翊聖。太初殿前，對設八殿，以奉天蓬、真武、九曜、十二元辰，東西門、天曹官。前三門樓，奉太微、五帝、南斗。

後、中三門樓，奉天市、垣帝。司命殿東有本命殿、翊聖殿，西有龍堂。玉皇夾殿，奉三十二天帝。紫微夾殿奉天一、太一。翊聖夾殿奉辰、歲星。太初、明慶殿、天書閣，約唐開元制，設真宗御容立侍，並朝服絳紗袍。太初、明慶殿以玉石，閣殿上以塑像。太祖殿前置日月樓，置太陽、太陰像，及環殿圖八十一太一，東西廊圖五百靈官。<sup>87</sup>

不過，以玉皇取代昊天上帝的祭祀規格未能保持多久。自徽宗至清，歷代朝廷在國家祭天大典中，仍奉祀昊天上帝為最高神。明代尊崇道教，有個別皇帝在宮中別祠玉皇。如《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一五引《明大政紀》：

成化十二年八月，大學士商輅等言：“祖宗創為郊祀，歲一舉行，極為甚重。邇者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有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但稽之古禮未協……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並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惰，誠心不專……伏望將內庭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鑑，可變災為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等項送庫交貯。<sup>88</sup>

又《欽定續文獻通考·群祀考》：

（明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建大高元（玄）殿於西苑，奉祀上帝。先是，二年四月，太監崔文等於欽安殿修設醮供，請帝拜奏青詞，大內建醮自此始。其後改欽安殿為元（玄）極寶殿，奉祀上帝。祈谷大享，皆於此行禮，而親郊遂廢。時帝居西苑，罕入大內，即元（玄）極寶殿亦不時至，故又即西苑建大高元（玄）殿，以奉玉皇及三清像。<sup>89</sup>

“宋真宗上玉皇大帝尊號後，玉皇大帝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仍不如皇帝和百姓尊崇的那

## 神話與風俗

麼高。玉皇殿在崇禧觀中偏居東隅，排在北極殿和本命殿之後，就是證明。這種違背皇帝旨意和百姓習俗的狀況是不可能持久的，故整修後的崇禧觀將玉皇殿調整到北極殿和本命殿之前。”<sup>90</sup>（朱越利《讀〈茅山志〉劄記五則》）至徽宗朝，與儒釋道關係皆深厚的大臣張商英作《三才定點陣圖》，重新調整道教神譜，雖然稱玉皇為昊天玉皇上帝，但只是“三天”中最低階的玉京天的主神，其上尚有三清天（天寶、靈寶、神寶三位主神）和虛皇天（虛皇元尊、虛皇元老、天真九皇、虛皇元帝、虛皇元君五位主神）。<sup>91</sup>

### 六、宋元以降道教與民間信仰中的玉皇大帝

宋代皇帝們對玉皇的尊崇，畢竟抬升了道教大神玉皇的地位，玉皇與上帝、大帝名號的配搭逐漸固化。著名的光嚴妙樂國太子修道功成而位證玉帝的故事，大約起於元、明，完全是釋迦牟尼成佛故事的翻版。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卷上《清微天宮神通品第一》：

爾時元始天尊在清微天中玉京金闕七寶元苑玉皇宮殿，升光明座，與無鞅數眾宣說靈寶清淨真不二法門。是時玉皇尊帝與諸真聖、飛天大聖、無極神王、靈童玉女九千萬人，清齋建節，侍在側焉。

天尊言曰：往昔去世，有國名號光嚴妙樂，其國王者，名曰淨德。時王有后，名寶月光。其王無嗣，嘗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歿，社稷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敕下，詔諸道眾，於諸宮殿，依諸科教，懸諸幡蓋，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遍禱真聖，已經半載，不退初心。忽夜寶月光皇后夢太上道君與諸至真，駕五色龍輿，擁耀星旌，蔭明霞蓋。是時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嬰兒，身諸毛孔放百億光，照諸宮殿，作百寶色，幢節前道，浮空而

來。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白道君言：“今王無嗣，願乞此子為社稷主。伏願慈悲，哀憫聽許。”爾時道君答皇后言：“願特賜汝。”是時，皇后禮謝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從夢歸，覺而有娠。懷胎一年，於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於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焰，充滿王國，色相妙好，觀者無厭。幼而敏慧，長而慈仁，於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財寶，盡將散施窮乏困苦、鰥寡孤獨、無所依怙、饑饉癯殘，一切眾生。仁愛和遜，歌謠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父王加慶。當爾之後，王忽告崩。太子治政，俯含浮生，告敕大臣，嗣位有道，遂捨其國，於普明香巖山中修道。功成超度，過是劫已歷八百劫。身常捨其國，為群生故割愛。學道於此。後經八百劫，行藥治病，拯救眾生，令其安樂。此劫盡已，又歷八百劫，廣行方便，啟諸道藏，演說靈章，恢宣正化，敷揚神功，助國救人，自幽及顯。過此已後，再歷八百劫，亡身殞命，行忍辱，故舍己血肉。如是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教諸菩薩。頓悟大乘正宗，漸入虛無妙道。如是修行，又經億劫，始證玉帝。（《重增搜神記》《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與此略同，惟《重增搜神記》於太上道君作老君。）<sup>92</sup>

《歷代神仙通鑑》卷一、二：

（黃老與元始）至昊天界，有國名光嚴妙樂，其國主曰淨德。時王與寶月光王后，惟以仁慈惻隱，加之國人，躬行五十歲，未嘗少懈，直使民安物阜，災害不興。但以年老無子為不足。二真一入其疆，即知其誠心向道，勇猛修持。黃老曰：“因緣在是矣。”元始曰：“若以清虛至真之氣，投諸聖德仁厚之身，托孕成胎，必生神明之子，定為三才之主。上真以為如何？”黃老點頭，隨意指揮，即得五采乘輿，九龍駕馭，擁不景旌，蔭明霞蓋。招

元始同登翠座，自然寶椅，環為憑軾。有清靜之儔二三十對，皆具金姿玉質，或持幢節前導，或捧香花傍車，儀仗莊嚴，製作畢備，皆天然先有，後人因以為法也。黃老復將碧玉瑤光如意吹口真氣，原是天外靈寶，遂變一嬰孩身，諸毛孔中，放大毫光，照滿十方世界。爾時淨德時王在寢室中，忽見祥光照耀宮殿，作百寶色，有許多儀仗，護一九龍輦，浮空而來，中坐二異人，皆施法象。上首高真，抱一小兒，面圓耳大，目秀眉清，遍體毫光罩定。國王、王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真是：

德修恒河沙，位證天人帝。

上白二真曰：“下愚無嗣，願乞此孩為子，伏惟哀愍聽許。”黃老曰：“願送與汝為嗣，但此子根器不凡，必證無極高上之品。汝善為我育之。”國王上前拜領，二真從寶椅中托出遞與，國王雙手來接，重如山嶽，掙一身大汗，恍然而覺。乃急召王后言之，所見相同。是後國王精神倍長。三歲後與王后誕生一位聖明王子，後為乾坤真主。

八百餘年後飛升天界，證位金仙，初號自然覺王，次日昊天上帝，為三才主宰，掌一切鈞軸。<sup>93</sup>

在元明道教的神譜中，仍然堅持三清為最高神，玉皇只是三清的輔佐，所以在《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中，有太上道君（或作老君）送子的描寫。在《歷代神仙通鑑》中，則說是元始天尊和黃老中黃子以真氣吹入碧玉如意，化為嬰孩，送至光嚴妙樂國，誕為王子，但畢竟已認可其飛升天界後，成為昊天上帝，天地人之主宰。明人依據道經，認可“玉皇大帝為眾仙天子，紫微大帝為眾星天子”。<sup>94</sup>

三清、昊天上帝這樣的抽象化、符號化最高神，雖然得到道教經典或國家祀典的認可，

但對一般民眾來說過於虛無縹緲。魏晉隋唐間流傳於民間的天翁或天公，都較為貼近地氣，具有普通人的性情和弱點。在民眾心目中，這才是他們所信仰的最高神。宋王鞏筆記《甲申雜記》《隨手雜錄》描述宋代士人想象中的天帝（玉皇），隨時降臨人間，與士人交際、展示神跡，人味十足，與魏晉時期的天翁傳說異曲同工：

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荊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荊南守孫頎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為朝奉郎，七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sup>95</sup>

杜常少年時，夢泛河至橋間，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峻，常凡再躍，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間，見偉丈夫袞服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與錢二百文，曰：“此爾及第人數。”再請之，則曰：“過此，天機不可泄也。”常後應舉累不第。嘉祐末間歲科舉，放登第者二百人，常遂中甲科。時英宗在諒陰中，木者，廟諱也。<sup>96</sup>

北宋真宗、徽宗將玉皇大帝抬升至最高神的嘗試，並未得到道教和後世帝王的認可。但在宋以後的民間俗信中，玉皇卻逐漸血肉豐滿，成為民眾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天神，號稱昊天金闕至尊玉皇上帝，總管三界十方，是神鬼世界真正的皇帝。在《西遊記》中，三清、西方佛老皆居玉皇之下，尊之為大天尊。正月初九，各地民眾為玉皇過生日蔚然成風。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如正月初九日為玉皇上帝誕，杭城行香諸富室，就承天觀閣上建會。”<sup>97</sup>清人

神話與風俗



圖3. 北京舊藏玉皇大帝年畫。

顧祿《清嘉錄》：

（正月）九日為玉皇誕辰。玄妙觀道侶設道場於彌羅寶閣，名曰“齋天”，酬願者駢集。（案：《昆新合志》：“初九日為天誕，清真觀道侶架閣於庭，設醮祀玉帝，俗名齋天，觀者如堵。”《昭文縣志》：“九日為天日，興福寺僧齋天，邑

人多早起往觀。”考吳自牧《夢梁錄》：“正月初九日為玉皇上帝誕。杭城中行香諸福室，咸就承天觀閣上建會。”又《道經》：“正月九日為玉皇誕。”然《廣月令》以十月朔為天誕節。未知孰是。）<sup>98</sup>

又有“接玉皇”下界巡視之俗。《清嘉錄》：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日，又相傳為玉皇下降之辰，察人善惡，各設香案迎之，謂之“接玉皇”。(案：《景霄琅書》：“十二月二十五日，玉皇、三清巡視諸天，定來年禍福。”又《道經》：“是日為三清、玉帝司會之日。”《昆新合志》：“二十五日，俗謂諸佛下降。”《常昭合志》：“二十五日，家戶多持清齋，云為玉皇下降日。”江、震《志》：“是日，夙興持齋，誦經、燃燭、拈香。相傳天帝降世，察人善惡，故以此日迎之，謂之‘接玉皇’。”)<sup>99</sup>

可知玉皇與各地民眾的日常生活和信仰已密切相關。1941年，法國利用中法庚子賠款餘額，在北平(今北京)設立中法漢學研究所，聘請漢學家鐸爾孟任所長，法國駐華使館秘書杜伯秋主管行政。珍珠港事變後，燕京大學停辦，該所擴大編制，除原有研究員楊堃、曾覺之、傅惜華及法國青年漢學家施來麥、甘茂德外，增聘燕大教授高名凱、聶崇歧等。該所收藏有中國民俗、方志、筆記、小說、漢代壁畫拓片等珍貴文獻，1942年曾舉辦“民間新年神像圖畫展覽會”，展示與春節信仰習俗相關的一些年畫、神像。展覽中的每一組及每一幅圖像皆有簡要然而精彩的說明，目錄中每一註腳也都是精心研究後的概括。所有解說文字結集為《民間新年神像圖畫展覽會》一書。其《附錄三·玉皇上帝》指出，“玉皇上帝，名稱即顯出民間宗教混淆之意味：蓋玉皇為道教之名稱，上帝與老天爺則借自儒教。”然民間所謂玉皇上帝並非道教之玉皇上帝，已由宇宙之教導者一變而為宇宙之統治者，且承襲上帝之稱號與其職司。<sup>100</sup>

其實，民間信仰的玉皇大帝兼轄整合佛、道兩教以及中國民間信仰中所有的神鬼，而且其影響不局限於漢族民眾，在瑤族、白族、土家族、納西族、蒙古族、仡佬族、傣族等的民間傳說中，也都有玉皇大帝作為最高主神的故事。<sup>101</sup>從玉皇大帝的發展源流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民間信仰獨特的兼收並蓄的吸收能力，

及其巧妙地影射、折射現實社會和現實生活的表述能力。現在世界上幾乎所有華人居住地，都有對玉皇大帝的崇拜。例如在台灣一萬多個寺廟中，專祀玉皇上帝的有84間，其他廟宇中雖非專祀，但都供奉“玉皇上帝”。在福建的四千多寺廟中，大多也以玉皇大帝為主神。

更有趣的是，玉皇其實並不是像太上老君、關聖帝君一樣的具體神明，本來僅僅是天界的一種位號，如人間帝王和冥界閻王以及城隍、土地一般，其充當者是不固定的。所以，從古至今，天帝是沒有固定主名的。“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聊齋志異·鴉鳥》)，人間帝王名位走馬燈似的僭竊和篡奪，也令民間信仰的天帝身份和位號不斷轉換。直至近代，一些民間宗教的“經典”中甚至羅列着十幾代玉皇大帝的名號：第一代玉皇大天尊玄玄高上帝——黃老；第二代玉皇大天尊玄元高上帝——紫微帝君；第三代玉皇大天尊玄明高上帝——大寰教化聖主；第四代玉皇大天尊玄微高上帝——鴻鈞老祖；第五代玉皇大天尊玄寰高上帝——星化帝君；第六代玉皇大天尊玄中高上帝——氣原天尊；第七代玉皇大天尊玄理高上帝——光華聖主；第八代玉皇大天尊玄天高上帝——大羅祖師；第九代玉皇大天尊玄運高上帝——精一天師；第十代玉皇大天尊玄化高上帝——延衍祖師；第十一代玉皇大天尊玄陰高上帝——北華帝君；第十二代玉皇大天尊玄陽高上帝——廣度尊王；第十三代玉皇大天尊玄正高上帝——度化天尊；第十四代玉皇大天尊玄氣高上帝——伏魔祖師；第十五代玉皇大天尊玄震高上帝——興儒天尊；第十六代玉皇大天尊玄蒼高上帝——救世天王；第十七代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妙樂國王；第十八代玉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關聖帝君。<sup>102</sup>

世界各地的華人，今天信仰的玉皇大帝，又是哪位神祇呢？

## 神話與風俗

### 註釋：

1. 常玉芝：《由商代的“帝”看所謂“黃帝”》，《文史哲》2008年6期。
2.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452-454頁。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纂：《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卷6，第133頁。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纂：《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卷1，第227頁。
5.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卷16，第507頁。
6.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卷20，第614頁。
7.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21，第588頁。《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33，第1297頁。
8.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卷18，第562頁。
9. 《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卷4，第126頁。
10. 楊伯峻：《春秋左傳註·成公十三年》（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865頁。
11.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8，第1358、1360、1364、1365頁。
12.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5《秦本紀》，《索隱》，第179頁。
13.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8《封禪書》，第1367頁。
14. 汪受寬：《時祭原始說》，甘肅：《蘭州大學學報》2002年5期。
15. 王暉：《秦人崇尚水德之源與不立黑帝時之謎》，《秦文化研究第三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
16.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43，第1786、1787頁。
17.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28，第1386頁。
18. [宋]洪興祖：《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2，第55頁。
19. [清]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3，第200頁。
20. 《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卷27《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第1289頁，所以，後世亦稱太一為紫微大帝。
21. [清]何寧：《淮南子集釋》，何寧集釋引俞樾說，《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200頁。
22. [唐]杜佑：《通典》卷42《禮二·沿革二》“郊天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8年，第1170-1171頁。
23. [唐]杜佑：《通典》卷42《禮二·沿革二》“郊天上”，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88年，第1171頁。
24.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中，第645、662、819、559頁。
25. 《陸機集》卷3，金聲濤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2頁。
26. 《晉書》卷11，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89頁。
27. [後漢]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卷11“大茅君”條引《集仙傳》（即杜光庭《墉城集仙錄》），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157-158頁。
28.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中，第769、767、766頁。
29.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中，第662頁。
30.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中，第668-669頁。
31.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中，第581頁。
32.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中，第746頁。
33.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中，第765頁。
34.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中，第560頁。
35. 明正統《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1冊，第784-785頁。
36. 明正統《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1冊，第700-702頁。
37. 《漢書》卷99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093頁。
38. 《晉書》卷28，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48頁。

39. 《宋書》卷 79，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037 頁。
40. 《後漢書》卷 71《皇甫嵩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第 2300 頁。
41. 王勤金、吳煒、房甯、張容生：《江蘇邗江胡場五號漢墓》，《文物》1981 年 11 期，第 17 頁。
42. 王子今：《漢代民間的“蒼天”崇拜》，《學術月刊》1998 年 6 期，第 77 頁。
43. 引自陳直：《漢初平四年王氏朱書陶瓶考釋》，《考古與文物》1981 年 4 期。
44.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 15，引自劉昭瑞《漢魏石刻文字繫年》，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研究叢刊，香港：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年，第 223 頁。
45.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17 冊。
46. 引自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卷 8，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第 1230-1232 頁。
47. 項楚：《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本事考》，《敦煌學輯刊》1990 年 2 期。
48. 《晉書》卷 11，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天文志下》卷 13，第 372 頁。
49. [唐]陶潛：（舊題）《搜神後記》卷 10，汪紹楹校註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66-67 頁。
50. 《殷芸小說》卷 1，周楞伽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25 頁。
51. 張政娘：《玉皇姓張考》，《張政娘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83 頁。
52.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 14《諾皋記上》，曹中孚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654-655 頁。
53. 張政娘：《玉皇姓張考》，《張政娘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79 頁。
54. 翁即公。張政娘先生指出，張角自號天公將軍，張翁漁陽人，張角巨鹿人，張天翁或即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之說，由張角傳說附會而來。
55.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 13：“《酉陽雜俎·諾皋》云：天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車，乘白龍登天。劉翁失治，為泰山守，主生死之籍。此當是張陵造作道書時議論，檢《道藏》書，未見也。魯應龍《閨窗括異志》云：晉周興死而復生，言見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此張天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此當是晉中衰時議論。陳耀文《天中記》引《晉書》云：晉咸康中，士人周謂云云。今《晉書》不見。王世貞《宛委餘編》云出《殷芸小說》，亦未見其書。其語雖荒誕，然可徵人心向背。邇言必察，有明訓矣。”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402 頁。
56. [宋]陶弘景：《真靈位業圖》，《道藏》第 3 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273 頁。
57. 張政娘：《玉皇姓張考》，《張政娘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80 頁。
58. 朱越利：《讀〈茅山志〉札記五則》，《世界宗教研究》1998 年 4 期。
59. 孫望：《韋應物詩集系年校箋》卷 10，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第 525 頁。
60. 《白居易集》卷 1，顧學頡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第 4 頁。
61. 《李推官披沙集》卷 1，《四部叢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第 4b-5a 頁。
62. 張政娘：《玉皇姓張考》，《張政娘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第 81 頁。
63. 《雲笈七籤·道教本始部·道教三洞宗元》，李永晟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37 頁。
64. 《雲笈七籤·道教本始部·道教三洞宗元》，李永晟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92 頁。
65. 《雲笈七籤·道教本始部·道教三洞宗元》，李永晟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557-558 頁。
66. 趙宗誠：《北宋諸帝與道教》，《宗教學研究》，1992 年 1-2 期。
67. 《宋史》卷 3，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 50 頁。
6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3 冊，第 377-378 頁。
69. [宋]王欽若：《翊聖保德真君傳》卷上作“建隆（960-963 年）之初”，《雲笈七籤》卷 103，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2220 頁；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 1 作“國初”，夏廣興整理，《全宋筆記》第 4 編第 6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6 頁。

## 神話與風俗

70.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1“黑殺神降”作“開寶中”，白化文、許德楠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頁；[宋]楊億：《楊文公談苑·黑殺將軍》，同[宋]宋庠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2頁。
71.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125：“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8冊，第3921頁。
72.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1“黑殺神降”作“開寶中”，白化文、許德楠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2頁；[宋]楊億：《楊文公談苑·黑殺將軍》，[宋]宋庠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2頁。
73.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125：“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為真君。”，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8冊，第3921頁。
7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7，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3冊，第380-381頁。
75. 《湘山野錄》的作者是錢塘名僧文瑩，與吳越末代國王錢俶家族關係密切，熟悉北宋初史事。
76.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7，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3冊，第378-379頁。
77. [宋]王欽若：《翊聖保德真君傳》卷上作“建隆（960-963年）之初”，《雲笈七籤》卷103，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220、2222-2224頁。
78. [宋]王欽若：《翊聖保德真君傳》卷上作“建隆（960-963年）之初”，《雲笈七籤》卷103，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224頁。
79. [宋]王欽若：《翊聖保德真君傳》卷上作“建隆（960-963年）之初”，《雲笈七籤》卷103，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2227、2229頁。
80.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1，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3冊，第862-863頁。
8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68，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3冊，第1518-1520頁。
82. 《宋史》卷104《禮志七》，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第2539-2541頁。
83. 《宋史》卷104《禮志七》，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第2541-2542頁。
84. 後世民間或傳言趙玄朗字公明，即著名的財神玄壇趙公元帥，可付一哂。
85. [清]黃伯祿：《集說詮真》，光緒三十二年上海慈母堂排印本。
86. 《宋史》卷104《禮志七》，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第2540-2543頁。
87. 《宋會要輯稿補編》卷244“上清儲祥宮”，徐松輯、陳智超整理，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88年，第25頁。
88. 《古今圖書集成》，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34年，506冊，第57頁。
89. [清]嵇璜、曹仁虎等：《欽定續文獻通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8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41頁。
90. 孫望：《韋應物詩集系年校箋》卷10，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525頁。
91. 吳羽：《〈三才定點陣圖〉考論》，《藝術史研究》第十輯，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91-201頁；張魯君、韓吉紹：《〈三才定點陣圖〉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
92. 明正統《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冊，第695、697頁。該經有元明人註，本經當出自宋。
93. [清]徐道纂集、程毓奇續：《歷代神仙演義》，周晶等校點，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1、32、115頁。
94.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16“玉皇上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3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72頁。
95. [宋]王鞏：《甲申雜記》，《全宋筆記》第2編第6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42頁。
96. [宋]王鞏：《隨手雜錄》，《全宋筆記》第2編第6冊，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65-66頁。
97.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19，《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299頁。
98. [清]顧祿：《清嘉錄》卷1“正月·齋天”，來新夏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頁。
99. [清]顧祿：《清嘉錄》卷12“十二月·接玉皇”，來新夏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6頁。

100. 《民間新年神像圖畫展覽會》，北京：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1942年。
101. 陳建憲：《論玉皇文化的起源、結構與功能》，《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2期。
102. 近據台灣三立新聞網，台灣於2005年已選拔國姓爺鄭成功為第十九屆玉皇大帝。（<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535075>）